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

第 24 节，考古学和死海古卷，

第 2 部分

© 2024 杰弗里·休顿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24 节，考古学和死海古卷，第 2 部分

。好的。我在这个 PowerPoint 中展示了基尔贝特·库姆兰 (Khirbet Qumran) 遗址经过挖掘和部分修复后的精彩航拍照片。我们只看这个并说几句话。这又是一条道路，一条现代道路，沿着死海西岸和悬崖一直通向场地上方的阿卡谷。

然后库姆兰干河从这个方向沿着这个方向流过这个干河并出去。在这里，艾赛尼派或死海古卷社区再次建造了水坝来捕获水，然后通过渡槽将水引入该地点的各个蓄水池。当然，这些都被使用了。

这里有一堵长墙被挖掘出来，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确定了其原因。同样，南边是艾因费什哈 (Ein Feshkha) 遗址，这是一个泉水，同时那里还有其他活动和建筑。还要注意的，建筑群的这个角落是一座塔，我认为这座塔，由于其形状和风格，可能不一定是在第二圣殿时期建造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艾赛尼派或死海古卷建造的社区，但实际上可能更古老，可以追溯到旧约时期。

这是艺术家对该地点的绘画或重建。同样，在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一世纪，塔楼以及该遗址的各种建筑物和房间被用作宗教社区。再次，再次向南望去，可以看到这里的死海平原和死海沿岸。

还是那句话，在古代，即使在现代，死海也会更近，但由于死海水位的不断降低，它不断缩小。同样，这些都是单独的房间，挖掘者和研究现场的人以各种方式解释了它们。这里又是一条水道，将悬崖下方水坝后面捕获的水引入各种水库、水池和米克维特，其中之一就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楼梯往下走，当然，这些都是仪式性的沐浴或洗礼，社区用来仪式性地净化自己。这里还有一张mikveh的照片，你可以看到墙上残留的一些灰泥。现在，关于如何识别该网站存在很多争论和争论。

关于它是否适合各种用途一直存在争议，因此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方式相信它。第一个问题是，Khirbet Qumran是否与附近洞穴中发现的卷轴有关或有联系？这也引起了争论。事实上，一位以色列学者认为，一位罗马历史学家提到的艾赛尼派社区实际上根本不居住在库姆兰，而是居住在恩格迪以南，因为罗马消息来源说该社区居住在恩格迪上方。

他将其解释为海拔而不是北向，但这并未被广泛接受。我相信，这个遗址和洞穴之间有太多的联系，无法忽视它，而与洞穴和卷轴没有任何联系。我相信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非常密切。

他们同时被占领。许多洞穴中埋藏的手稿都毗邻库姆兰社区或柯尔贝。洞穴中发现的陶罐再次与库姆兰发现的陶罐相符。

也许没有那么有力的证据，但有证据表明库姆兰有抄写活动、陶器生产和公共生活，尤其是，我认为，与 aen mikveot 或仪式浴室一样重要。那里有墨水池，我们将在以后的幻灯片中看到，但早些时候，学者们表示他们发现了桌子和椅子，而这些似乎并不适合用于书写或抄写文本。老普林尼再次提到艾赛尼派社区居住在死海沿岸。

这又是一位以色列学者在库姆兰上方的小牢房或洞穴中而不是在库姆兰所确定的。最后，卷轴中的宗派文献确实符合我们对艾赛尼派的了解，因此将这位罗马历史学家及其声明与库姆兰社区联系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契合。其他学者认为库姆兰是一座精英别墅，这里有一些漂亮的柱基的证据，这些柱基在修道院审美社区中确实显得格格不入，但尽管如此，它们就在那里。

实际上，在他们被替换或离开这份工作之前，这两个人已经花了一段时间来编写挖掘的最终报告，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存在精英型家具和建筑，例如这些柱基。所以这也是一个考虑因素，尽管我认为也没有太多人支持这一点。库姆兰是一座堡垒或商队旅馆。

这是由芝加哥大学学者诺曼·戈尔贝（Norman Golbe）提出的，同样，你这里有这座塔，它又是用格拉西斯号重建的。定居点的其余部分似乎并不是为了防御目的而建造的。现在，人们可以看着那座塔楼，说这是某种堡垒、要塞或据点，如果存在威胁，社区可以撤退到那里，但同样，还有其他证据似乎不适合这种类型。关于该地点的堡垒或任何军事目的的想法。

此外，在新约时期，库姆兰并不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除了它确实位于沿着死海沿岸的道路附近之外。然而，在旧约时期，这里往往可能是犹大王国最后几年的边境哨所。在七世纪和六世纪初，犹太的边界正好沿着约旦河谷、死海和北部。

后来或早些时候，那不一定是边界，但在这个时候，它是边界，所以这可能是在那个时期，在君主制晚期被占领的，作为边境哨所或军事设施。预计该院落中缺少卷轴和卷轴碎片。然而，一些墨水瓶证明了除驻军军事哨所之外的抄写活动。库姆兰稍东边有一个墓地，已查明1200座坟墓，并挖掘了一些，但这些并不是战争造成的伤亡。

他们显然是从曾经的坟墓中平静地死去，尸体已经被研究和观察过。是的，这种解释也存在问题。狄维士在挖掘库姆兰时，发现了他所谓的写字间或制作卷轴的手稿中心，这是这里的重建。

这些桌子和桌面再次被使用，其中的一部分被识别和挖掘；这些是否在这方面实际使用尚有争议。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些墨水瓶，其中一些又来自古物市场。这里是青铜的；有些是陶瓷的，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将遗址与卷轴联系起来。

因此，不幸的是，这些不一定是在现场发现的，但它们确实来自现场。当发现一个介形器时，人们非常兴奋，不是卷轴，而是佛罗里达州考古学家詹姆斯·斯特兰奇在现场发现的介形器，弗兰克·摩尔·罗斯和埃丝特·埃谢尔都对它进行了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篇文章另一位以色列碑铭学家艾达·亚德尼 (Ada Yardeni) 对此提出了争议，但仔细观察，该文字与我们在卷轴上看到的熟练抄写

手并不相符。再说一遍，不幸的是，虽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我们并不能从中收集到大量信息。

之前我提到过，德沃和他的团队在挖掘基尔贝特·库姆兰遗址时，找了当地贝都因人帮忙进行挖掘工作，做体力劳动，所以当德沃和他的团队开车返回耶路撒冷进行挖掘时，晚上，贝都因人刚刚换上轮班和墓地班，开始沿着工地后面的露台挖掘洞穴。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号洞穴，我们可以说在那里发现了母矿脉。在我们假设罗马人进入或接近该地点之前，大多数卷轴显然是随意扔进第四号洞穴的。

直到这个洞穴90%都是非法、不当挖掘的，工作人员或者说德沃和他的工作人员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只能挖掘洞穴的非常低层。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得到了一些珍贵的发现。大多数卷轴的形状再次变得可怕，碎片上沾满了蝙蝠的粪便和尿液，以及 2000 年的灰尘。

洞穴的顶部继续崩塌，卷轴上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碎片。但同样，这里是社区卷轴洞穴的母矿脉。最后，我们来看看死海古卷和一份名为纳什纸莎草纸的手稿。

这是在埃及法尤姆发现死海古卷之前数十年发现的。它是尼罗河谷以西的沼泽洼地，通过一条名为巴尔约瑟夫的运河与尼罗河相连。与圣经中的约瑟夫有有趣的联系。

嗯，这个名字来得太晚了，所以我无法真正建立这种联系。但它是在 1893 年被发现的，是十诫和示玛的稍微缩写形式。奥尔布赖特 (Albright) 撰写了此文并于 1937 年出版。

他根据文字、信件和正字法确定了这一时间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150 年至 100 年。在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前，它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圣经文本。这段文字非常重要，因为它被用来与死海古卷的文字进行比较。

当然，这方面的大量工作是由 Frank Moore Cross 完成的。他们能够部分根据早期的纳什纸莎草纸来识别这些死海古卷文本的年代，这些文本可能与纳什纸莎草纸同时存在，甚至可能更早。非常感谢。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24 节，考古学和死海古卷，第 2 部分。